

漓江年选 品质悦读 恒久珍藏



杨少衡《俄罗斯套娃》

钱国丹《快乐老家》

胡学文《淋湿的翅膀》

曹征路《豆选事件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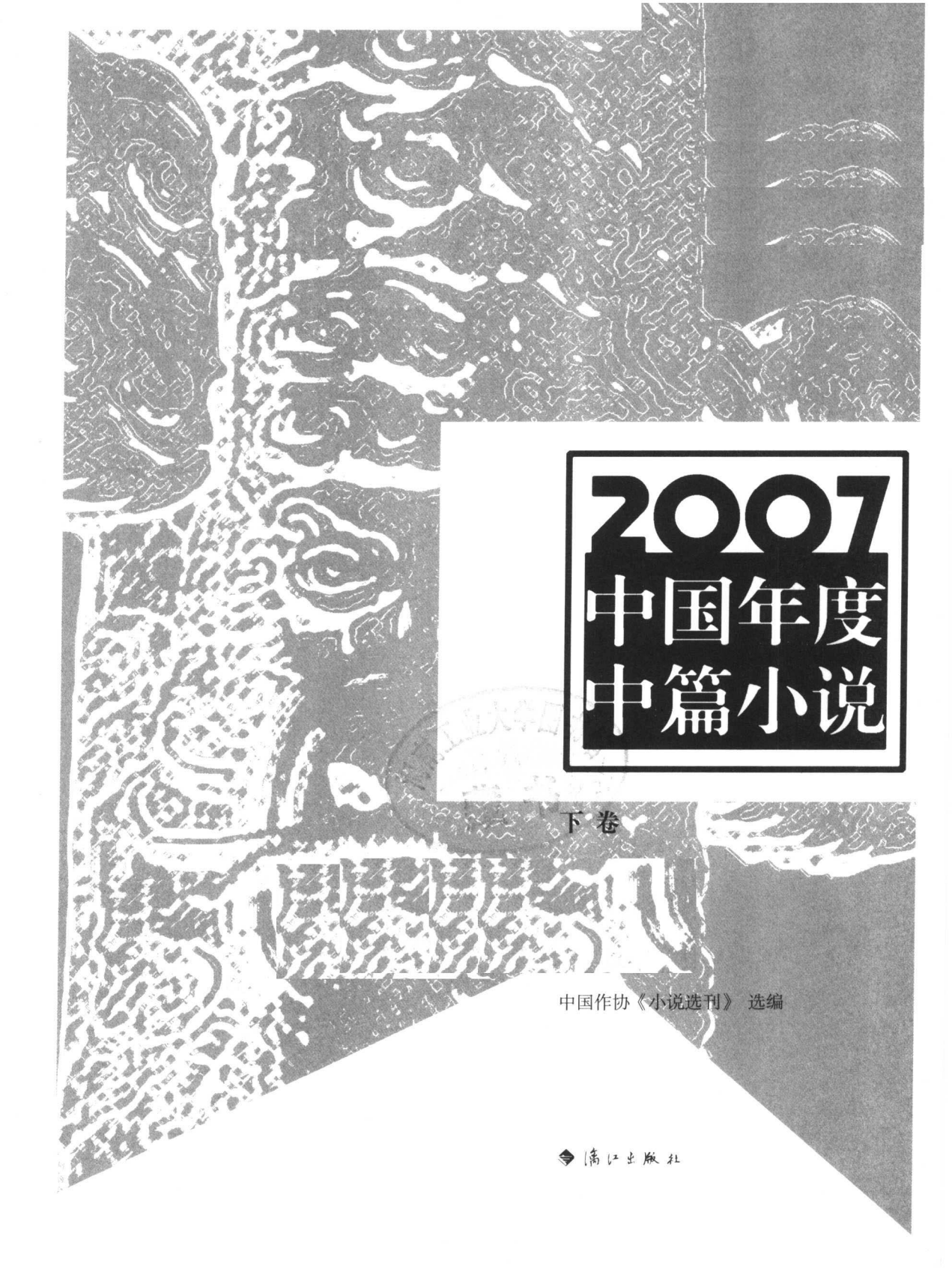
荆永鸣《老家》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07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

下卷

漓江出版社



2007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

下卷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肾 源

陈昌平^①

1

已经准备收杯了，这时，压垮骆驼的倒数第二根稻草出现了——来了一位敬酒的人。此人是商业银行的一个行长助理。行助从半开的门里看到了张大鹏，于是端着满满一杯啤酒，一口一个张总地进来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最后一根稻草及时出现了——裤兜里的手机发出了嘟嘟的短信提示音。手机几乎同时收到了两个短信。一条是新结识的女朋友姚珖的提示：少喝酒多吃菜。一条是集团销售总监发来的喜讯：今天鹏程四季花城又签了两千平方米的公建，卖了六个跃层。

即便是对财富已经有了超然的心态，但是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，他还是有一点心动和得意的。张大鹏是渤海宏鹏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虽然名下企业众多，但是集团真正的支柱产业还是房地产开发，而房地产开发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。尤其是去冬今春，市场火暴，房价剧升，很多持币观望者纷纷出手，这时的张大鹏与其说是在收钱，还不如说是有人往他兜里塞钱，而且是找关系挖门子地往他已经鼓鼓囊囊的兜里塞钱哪！

① 陈昌平 上世纪60年代出生，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。《英雄》《汉奸》和《国家机密》等中篇小说为多家选刊转载并进入多家选本和排行榜。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。

成功是最好的下酒菜了，再说了，眼前又来了一位笑容可掬的行助。张大鹏心里涌动着幸福的波涛，但脸上却波澜不惊。他唤过服务员，又要了一瓶白酒，亲自给每个人斟上，然后身先士卒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他放下杯子，正想说几句助兴的话呢，这时候，他感到身体向侧后倒去。他赶紧伸出左手，想摀住或揽住点什么，结果却只抓住了桌布，于是满桌子的杯盏叮叮当当地滚落倾倒……这是张大鹏醒来后能回忆起来的最后场面了。

钟声如同一根井绳，把他从昏暗的井底慢慢地拽了出来。透过窗户，他看见外面那幢高楼楼顶的一座塔楼，塔楼临街的两面各有一个巨大的钟表，此刻报时的钟声正在悠然长鸣……这是去年落成的东北世贸中心啊。它的东边是香格里拉大饭店，西边是沃尔玛超市，对面是什么？是医大附属医院……这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被医大附属医院这几个字撞了一下——我怎么躺在医院里呢？

醒啦，醒啦。张总，张总。有人在低声呼唤。

张大鹏侧过脸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身白大褂。白大褂上面有一个触目的红十字，红十字的上面有一行弧形的小红字。他凝视了片刻，看清了：渤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接着，他看到白大褂上面的一张似乎熟悉的面孔。他认出来了，这是徐知微徐院长。徐院长的后面，站着几个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。

“我怎么躺在这里？出什么事情了？”张大鹏暗自心惊。现在，他已经确认了，自己正躺在附属医院的住院楼里。

他曾经无数次地来这里探视病人。住在这里的病人，都不是一般的人。最近的一个是省委张书记——心肌炎；第二个是邱厅长的老爷子——骨折和前列腺；第三个是朱市长——因为跟新来的书记闹别扭而小病大养……每想到一个探望过的病人，张大鹏都要回忆一下病人的病症和自己准备的礼物。他眯缝着眼，一边把回忆推向记忆的深处，一边暗暗地检查着自己的思维能力。他甚至能回忆起张书记女儿的名字和她养的那条狗的名字——顺子。

这时候，张大鹏已经镇定了许多。他暗自握握拳头，抬抬胳膊，挪动挪动大腿，又蠕动蠕动腰腹……他知道自己还能顺利地支配自己的身体。

“让他们回避一下。”张大鹏轻声说。

徐知微示意了一下，身后的医护人员便出去了。

“徐院长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张大鹏马上问道，同时想从床上坐起来。

“你先休息好。”徐知微伸手按住他的肩头，同时摀了一下床边的一个按钮。伴随着一阵细微的马达声，张大鹏身下的床头缓缓地抬升起来了。

这完全是对待病人的态度啊。张大鹏着急了，呼的一下坐直身子，急迫地问：“我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徐知微拖过一把椅子，挨着他坐下，脸上是一副平和的笑容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病历。张大鹏赶忙接过来，展开，他看见了一行字：终末期肾衰竭。

“什么是终末期肾衰竭？”

“就是尿毒症。”

“那……什么是尿毒症？”张大鹏预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病症了。

“等你休息一下，我再好好地跟你解释。”徐知微从他手里抽过病历，揣回口袋里，然后转移了话题，“昨晚正好我在班上，开始我都不敢认你了，这几年你可富态不少啊。”

张大鹏和徐知微都是市政协委员，彼此认识，却不算熟悉。从徐知微的举止和神情里，张大鹏已经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不会是感冒发烧那么简单的疾病。他的脑海里迅速蹦出了肿瘤、癌症、脑溢血甚至艾滋病之类的可怕名词。这一瞬间，一股寒意蛇一般滑进他的体内，张大鹏的心猛地缩紧了。

“尿毒症是绝症吗？”这是他此时最关心的。

“……”徐知微摇了摇头。

张大鹏的手并没有松开，用神情和目光继续追问着。

“不是绝症。”徐知微说，接着又重复了一句，“不是绝症。”

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张大鹏长嘘了一口气，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好像是试探对方地说：“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行啊。”

“现在，还不至于嘛。”徐知微缓缓地回答道。

这时候，张大鹏已经打开了手机，不断地翻看未接电话和短信留言什么的，并且打出了两个电话，而且还跟其中的一个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。徐知微看着忙碌的张大鹏，突然提高声音说：“我得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结束正常人的生活，全力以赴地治病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张大鹏在徐知微的陪同下，来到了北京会诊。事先，徐知微约请了几位全国最好的泌外专家。专家们会诊的结果与渤海的完全一致。这是徐知微预料之中的结论，这个结论也打消了张大鹏最后一线的侥幸。

虽然现状并不像张大鹏想象的那么凶险——毕竟他现在还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，病情也不像他期盼的那么乐观，因为迄今为止，尿毒症还没有完满的治疗方法。而且，就在最可行、最乐观的器官移植手术面前，又横亘着一座高

山——张大鹏的血型是RH阴性血。

这时候，张大鹏还不清楚这种血型将给他带来怎么样的艰难呢。

一般的尿毒症都有一个发病期，而且病症有着比较明显的特征。但是，张大鹏的病症遭遇到他强壮体质的顽强压制，所以病情一旦发作，就表现出了山洪爆发和摧城拔寨的气势。

其实征兆还是有的。头昏脑涨、四肢乏力、眼皮发沉、小便的次数减少……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尿毒症的典型症状啊！只不过这些征兆在身体健康、自信乐观并且整天忙碌的张大鹏面前，就像细小的波浪拍打巍峨的堤坝，或是被他忽视了，或被他理解为劳累和睡眠不足了。

是的，张大鹏没有理由不自信。且不说他日渐隆起的钱包，就是他的身体魅力，也足以让他鹤立鸡群了。一米八的身材，方脸大眼，粗颈寸头，四十刚过，既存留了青年人的活力，又具备着中年人的持重，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成功商人特有的气派，更是给他平添了成熟男人特有的魅力。最初经商时，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赚上一千万。这在当年，已经是惊人的目标了。但是，自从张大鹏进入房地产行业之后，他在自己的人生目标后面又悄悄地加上了一个零。现在，梦想就要实现了，身体却要倒下了！

张大鹏是个计划性很强的人。他的手边总带着一本工作日记，里面简要地记录着每周的日程安排。他看了看计划中的下一周的工作计划——东北商业地产高峰论坛、《经济导报》记者采访、电视台《新楼市》栏目采访、辽沈地产“夜经济”研讨会、营销队伍表彰会……现在，所有的计划都要改变了。

因为，从今天开始，张大鹏的人生目标变了。

2

对于张大鹏来说，如果说尿毒症是一声枪响的话，那么他的RH阴性血型就几乎是一粒子弹了。

目前医学界对于尿毒症的治疗，不外乎透析和移植两种办法。两者之间，如果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允许，移植无疑是上佳之选。移植的前提自然是血型匹配，而对于身上流动着RH阴性血液的张大鹏来说，尿毒症几乎就是一道死缓判决了。人群中具有O型的RH阴性血的比率仅为万分之九，十分稀少。

尿毒症不是绝症，但是如果因为血型问题影响了移植，尿毒症不说是马上要命，至少也会无限期地错失最佳治疗方法。这么说来，真正可怕的不是尿毒

症，而是自己的血型了。张大鹏在突如其来的“子弹”面前，反倒清醒和镇定了。

集团业务还要正常运行，银行还有大量贷款，新项目还在运筹，更关键的是，治疗本身更需要一个平和的心境……这些，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。

保密，是张大鹏住院后处理的第一件事情。

好在他生病的消息，目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。问题是，没有永远的秘密，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需要经常去医院透析的病人，保密显然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，必须给张大鹏住院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经过与徐知微商量，他对外宣布自己得病了——急性肝炎，并在病房门口贴上了一个“传染病房，闲人免进”的字条。这样一来，既减少了张大鹏的应酬，又谢绝了人们的探视，而且较之尿毒症，急性肝炎显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病。

但是，只要关上门来，张大鹏的透析便在紧张地进行。他与徐知微之间的所有谈话，也都是围绕着治疗来进行的。

“你都有什么亲人？”徐知微问。

“父亲早就过世了。”张大鹏感叹一声，“母亲是去年走的。”

“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”

“我是独生子。”

“你的妻子……怎么没来呢？”徐知微问。

“她跟孩子一起，在国外。”张大鹏说，又加上了一句，“我们早就离啦。”

“哦。”徐知微有点怅然，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读高中了。”张大鹏说，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最好是亲人捐献肾脏。”徐知微说，“找到一个与你匹配的血型，是移植的前提。有了这个前提，还要看看配型情况了。当然了，关键是找到肾源，更关键的是这个人必须自愿捐献。”徐知微的眉宇之间已经有了踌躇和为难。

“还没找到，怎么知道人家同意不同意？！”现在，张大鹏赶忙给徐知微打气。

“现在，每年有至少五十万的尿毒症患者需要移植，但是全国可移植的肾源仅仅4000人。”徐知微说，“虽然人体有两个肾，但是，谁愿意把肾捐出来啊？”

“人有两个肾？！”张大鹏诧然道。人不都是一个心一个肝吗，怎么出了两个肾呢？

“人还有两只手、两条腿、两只眼睛呢？你说，让一个健康人献出他的器官，容易吗？”徐知微说。

“中国人多啊。”张大鹏表现出一副信心满怀的样子。

肾源又不是超市里的商品，在那里摆放着，你有钱就可以买。徐知微想这

样揶揄他两句，但是话到了嘴边，还是让自己的微笑拦挡住了。

附属医院的后院有一座五层楼，外表看来毫不起眼。因为这里的病人基本都是现任领导和退下来的老干部，所以又被人们称为高干楼。如果不是床头上面的一排医用设备什么的，病房看起来倒像一个高雅的星级宾馆。

现在，张大鹏就住进了高干楼。为了张大鹏，医院成立了专家治疗小组，集中了最好的医护专家，配备了最好的医疗设备。经过研究，治疗小组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：一边透析，一边寻找肾源，准备移植手术。附属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，徐知微既是院领导，又是泌尿科的专家。命中注定，张大鹏得依靠他们。

为了便于沟通，集团办公室主任高建文也加入了治疗小组。

显然，寻找到RH阴性血的携带者是目前的首要工作。目前，在渤海市血液中心登记在册的O型RH阴性血只有区区九个人。经过与全省血站和医院的多方联系，很快就有消息反馈回来了。经过仔细筛选，年龄与身体合适的有六个人。而这六个人当中，似乎有两个人比较合适。

但是电话一联系，一个在美国留学，另一个，去日本输出劳务了。

就在张大鹏住院的第七天，又有消息传来了。这时候的张大鹏已经不像前几天那么盲目乐观了。他已经知道寻找一个RH阴性血型的携带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所以，当张大鹏看到刘铁锤这个名字时，他马上很有经验地关注这个人的年龄、出身、职业和居住地什么的。

姓名：刘铁锤。性别：男。出生年月：1962年5月28日。籍贯：山东省烟台。民族：汉。政治面貌：群众。文化程度：小学。现住址：渤海市金塔县大尖子乡老虎屯……这是一张特殊血型登记表的复印件，上面注明了刘铁锤现在是渤海第二建筑公司三分公司的合同工。登记表上还注明，因为一个架子工受伤失血，刘铁锤等同乡前来医院献血，验血时发现了这个特殊血型。

为了加快进度，张大鹏请公安局的朋友代为调查。按照登记表上留下的电话号码，警方很快地找到了二建三分公司。对方说是有刘铁锤这么个人，但是年前就回家了。

去年，我们公司不是给老虎屯捐过衣物吗？张大鹏猛然想起了捐献的事儿。

是啊。高建文回答道。张大鹏马上说，我们今年还要继续捐款。高建文习惯性地拿出小本子准备记录，问道，什么时间去啊？

明天。张大鹏说。

3

金塔县大尖子乡位于渤海以北八十多公里，身居大山深处，人均收入远远地落后于全市，一向被人们调侃为渤海的西藏。

从市区出发，沿着沈渤高速公路跑了一个多小时，又在乡间公路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便缓缓地绕上一道山路。山路越来越崎岖，两旁的林木倒是愈加繁茂。颠了近一个小时之后，他们来到了老虎屯。

一股乡村特有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，偶尔传来几声悠扬的羊鸣鸡叫。天空辽阔高远，山色缤纷绚丽。放眼看去，整个村子坐落在一面和缓的阳坡上，摊手摊脚、懒懒洋洋。村口的一面土墙上，大大咧咧地刷着一面标语——少生孩子多种树，少生孩子多养猪。

车子刚停下来，就有人通报村干部了。村支书趿拉着鞋子跑了过来，打老远就嚷嚷着，不是说明天来吗？不是说明天来吗？我们也没准备准备啊。

支书姓王，矮个，精瘦，说话声音冲，一口黑黄的烟牙。高建文事先与他通过电话，上前便与王支书握手，又把张大鹏介绍给他。张大鹏在与王支书握手的时候，立马就闻到了一股酒味。几天滴酒未沾了，张大鹏的嗅觉相当敏感。

张大鹏提议，先到学校看看，然后走访走访贫困户。

他们先来到了老虎屯小学。所谓学校，就是一溜五间瓦房，围合着一片叫作操场的土地。屋檐下的墙面上残留着红色标语，依稀能分辨出“最高指示”几个字，“指示”下面的字都模糊了，至多能分辨出一些偏旁部首什么的。早些年，这里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青年点，后来成了老虎屯小学。

操场高低不平，一根高高的有点歪斜的木头杆子就是旗杆了，一面洩得发白的红旗无力地垂挂在杆头。一群孩子在追赶一只皮球。皮球落到张大鹏脚下，他捡起皮球。球面磨损得没了颜色，撒气了，瘪瘪的。

他们来到了教室。天棚上裸露着粗大的木梁，窗户上有几块玻璃碎了，用花花绿绿的塑料袋蒙着。一屋子的孩子咧着嘴，露出雪白的牙齿和鲜红的牙床，好奇地看着他们。

张大鹏有点怀疑这是不是苦肉计了。他有意多走了几间教室，结果发现一间比一间不堪入目，而且都破烂得非常从容和镇静。张大鹏不忍心看下去了，便提议到村委会坐了一会儿。村委会倒是整洁干净，墙上贴了不少规章制度什么的。醒目的是，屋子中间支着一张绿色的麻将桌，桌上整齐地码着麻将牌。

张大鹏不想耽误得太久，便直奔主题了。

“学生怎么能在这样的教室里念书呢？”张大鹏几乎用批评的口吻说。

“我的孙子也在里面呢。”村长低声说。

“这个事情我来办吧。”张大鹏这么说，等于做出了承诺。

接着，他说出了此行的另一个任务：“你拉出个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名单，我们准备资助一下。集团帮村，领导帮人。”

“我草拟了一个单子，都是村子里比较困难的家庭。”王支书赶紧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，展开后，上面写了一排排人名。王支书嘟囔道：“尤其是前面几户特别困难。”

第一户叫王兆祥，第二户叫刘玉红……张大鹏迅速地扫了一遍，放下名单，问道：“村长贵姓啊？”

“免贵姓王，王兆富。”

“老伴贵姓啊？”

“刘……刘玉香啊。”王支书疑惑地说。

张大鹏拿起信纸，看了一眼，然后淡淡地看着王支书。

“村里姓王的……多啊。”王支书说话有点结巴了。

张大鹏觉得没有必要再看王支书的名单了。他让高建文从车上拿过一本公司的宣传画册和一瓶五粮液，送给村长，同时诚恳地说，我想在村里找一户困难人家，组成一帮一的对子，在这里做点好事、善事，你能帮帮忙吗？

一手拿着印制精美的画册，一手端着酒瓶，王支书不住地点头，不知是赞赏还是歉疚。接着，张大鹏在王支书的陪同下，在村子里溜达开了。张大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，村里都有多少户人家啦，年收入多少钱啦，有多少孩子上学和辍学啦。遇到村民，王支书都会高声介绍说，这是张总，城里的著名企业家，来帮助咱们村的。

快到村边了，他看到了一户歪歪斜斜的人家。屋顶是厚厚的秸秆，墙体还是黄泥抹面。院子里还晾晒着衣物，显然这还不是空置的房子。这是张大鹏看到的村里最矮最破的房子了。

“这是谁家？”张大鹏问。

“老刘家。”王支书说。

“叫刘什么？”

“刘铁锤。”王支书响亮地擤了一下鼻子，然后把鼻涕擦在鞋帮上，低声说，“这家人晦气。”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张大鹏径直朝屋里走去。

门虚掩着，屋子里有点暗。他站在门口，敲了几下门，轻声说：“老刘在家吗？”

“淑秋在啊？”王支书在后面扯了一嗓子。

“谁啊，进来吧。”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，颤巍巍的。

坐北朝南的三间屋子，中间是厨房，东西各一个卧室。屋子里有点昏暗，散发着一股饭菜的馥味。天棚是用报纸糊的，几乎塌下一个球形了。炕上盘坐着一个女人，背对窗户，看上去朦朦胧胧。张大鹏踌躇了一下，小心地迈进了屋子。即便如此，他的头还是让低矮的门框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。

炕边，摆放着一个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流行的高低柜。柜子上稳着一台电视机。电视机外面罩着水红色的外套，外套上绣着“幸福家庭”。电视机的旁边，摆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。照片有点模糊，一个中年汉子胡子拉碴地咧着嘴。照片前面，摆着一个大红牌位。牌位有巴掌大小，上面写着“刘铁锤夫君之灵位”。牌位前摆放着一个盛满香灰的饭碗和两个干裂的馒头。

看到这场景，张大鹏晃了一下，竟然一屁股坐到了炕沿上。

“这是马淑秋，老刘的老伴儿。”王支书介绍道，“这是城里的张总，著名企业家，来给咱们村扶贫帮困的。”

“怎么……去世了？”

“在县城卖菜，被车撞了，送到医院时已经断气了。”王支书说。

“这是哪一天的事儿？”

“还没烧三七呢。”马淑秋说。

张大鹏把身子重重地靠在门框上。一只老鼠受到了惊吓，刷拉刷拉地跑出屋子。他轻声问道：“那肇事者呢？”

“肇事者是个干部，局长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说老刘违章了，穿越双黄线，政府规定撞了白撞。他说他可怜我们家，送来一包钱。他说收了这钱，就不许说这件事情了。”马淑秋说着，把手伸进炕被下面，掏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“我不要这钱，他就找支书送来了……他拿这个钱想堵我们的嘴啊！我们家老刘是个大活人啊，怎么就撞了白撞呢？！老刘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，孩子还小，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啊？！”马淑秋说着说着，扑扑簌簌地流下了两行眼泪。

她是刘铁锤的老伴儿，应该也是四十左右的岁数，但是眼前的马淑秋，看上去却像接近六十的人，黑黑瘦瘦的，不说话时脸上总是呈现出一副疼痛的表情。她的额头上挤出了一排暗紫色的血印，像扑克牌里的方块。

“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淑秋，孩子哪儿去啦？”王支书四下看看，问道。王支书这么一问，马淑秋的眼泪又下来了。

“孩子不懂事，愣叽叽的，说要找那个局长复仇。”马淑秋说。

“这是个什么局长？”张大鹏突然问道。

“是……什么局的一个局长。”

“大姐啊，你说是让他赔偿，还是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呢？”张大鹏问道。

“我不能用老刘的命来赚钱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娘俩一辈子都不安心。”马淑秋坚决地说。

几天后，本市最有影响力的《渤海晚报》报道了一则消息：恶官员携女色酒后肇事，穷老汉揣欠条饮恨黄泉。文章报道了县工商局局长酒后驾车肇事与肇事后逃逸的事件。此报道一出，全城震惊。

如果单是一起交通肇事的话，这篇报道也不会激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。记者挖掘出了两个细节，让读者唏嘘不已。第一，局长的车里还有一个歌厅的陪侍小姐，据小姐交代，局长当时意识到自己撞着人了，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，宁死别残，残了得养一辈子。第二，刘铁锤死后，从他身上发现一个小本子。因为车祸，小本子的半边血迹斑斑。本子的前面记录着他每天的收支，后面记录着为了给妻子治病的借款。借款统共有七千五百三十五块钱——最多一次五百元，最少一次二十元，都是借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，金额的后面工整地写着借期和回期。

仅凭酒后驾车撞死人后又逃逸这一条，局长被拘留了。局长被拘的几天后，刘铁锤的儿子刘俊晖也被抓进了派出所。

前些天，小刘摸进了局长居住的富泰花园，用砖头把局长车子的前后挡风玻璃给砸了。小刘当然不会知道，花园的监控器已经照到了他的身影。虽然有点模糊，可是小区保安对作案人的形体和衣着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，印象尤其深的是该人左臂上缠着黑纱。所以，当小刘又一次进入小区时——这小子还想作案啊，几个保安上去就把他制住了。

这时候，失去权力的局长开始暴露其他问题了。长期遭受打压的副局长揭竿而起，向组织上揭发了局长挪用公款炒股的问题。交通肇事、包养二奶、挪用公款……局长就像一个称职敬业的反面角色，源源不断地在晚报上抛头露面。

而这一切，都与张大鹏密切相关。本来，这种腐败典型的报道阻力甚大，搞不好就讨好了下面、得罪了上头。而这一次，张大鹏为了给死去的刘铁锤申

冤，亲自疏通了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，才使得这篇大胆的系列报道顺利面世。

4

一大早，张大鹏一个人来到公司。病情确诊以后，这是他第一次上班。

宏鹏企业集团的总部就在鹏程大厦。张大鹏的办公室就在大厦的十八层。他的办公室外面，有一个小型会议室。这里是他召集集团主要领导开会的地方。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亮如镜面，两边各摆放着一排黑色的坐椅，坐椅排列整齐，像两列纪律严明的士兵。会议桌的尽头，是一把明显高出其他坐椅的高靠背皮转椅，这显然是张大鹏的位子了。

经过会议室，便是张大鹏的办公室了。除了豪华的老板台、高贵的沙发之外，张大鹏的办公室一片葱郁。发财树、巴西木、凤尾竹、君子兰……这些生机盎然的常青植物点缀着办公室的各个角落。当然了，办公室真正醒目的是主墙面上那幅大大的书法横幅——大翻扶风。四个龙飞凤舞的草书大字，那可是现任省委张书记的墨宝啊。

办公室的另一面，是一面通透的落地玻璃。站在玻璃跟前，远山近海，心旷神怡。张大鹏把办公室布置得像一个花房。他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处理公务，不仅身心放松、精神愉快，而且透着一种说不出的从容和洒脱。

但是今天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境。

上午十点，一个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。

张大鹏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，叫了一声：“马大姐。”

马淑秋收拾得像走亲戚一样整齐利落，额前的一溜“方块”也淡了许多。她的身后，还有一个怯生生的小伙子。马淑秋一看到张大鹏，嘴角瘪动着，泪水在眼眶里直转悠。今天，她是带着儿子来这里感谢张大鹏的。

张大鹏看不得眼泪，马上转了一个话头，指着她身边的小伙子问道：“这就是你儿子啊？”

马淑秋一把拖过儿子，声音抖抖地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咱们家的救星啊，你给大恩人跪下。”

小刘来到张大鹏面前，红着脸，嘴里支吾着，大概是想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却没说出来。

马淑秋又一次命令儿子跪下，说着还推了他肩头一下。但是小刘显然没有

下跪的打算，场面一瞬间尴尬起来了。

“大姐，咱们可别讲封建那一套啦。”张大鹏上前一步，一手拉着马淑秋，另一只手牵着小刘，把他俩让进屋里。

小刘中等个头，大手大脚，敦敦实实，眼睛细长，黑白分明，脸腮上鼓着几个粉红色的青春痘。他穿着一套有点皱巴的蓝色运动装，前胸绣着耐克的商标，烟斗状的商标已经开线了，像烟斗冒出了几缕袅袅青烟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刘俊晖。”

“刘俊晖。”张大鹏重复了一句，“好名字！”

马淑秋又一次说着感激的话。张大鹏拍拍小刘的肩头，大度地说：“一家人嘛，别见外了。我们是对口帮。你们好过了，我脸上也有光。”

张大鹏关切地问起了马淑秋眼病的治疗情况。马淑秋一一作答，说话的时候嘴唇不住地抖动，样子就像一个小学生在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“就是你，跟踪那个局长的，还砸了他的车子？”张大鹏转向了小刘。

小刘没说话，也没点头，两个巴掌使劲儿地蹭着，但表情却是默认的意思了。

“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十八啦。”马淑秋回答道。

“小伙子，有骨气！”张大鹏大声表扬着，还重重地拍了一下小刘的肩头，“换了我，也会这么干。”

“你现在干什么？”

“在县城打点零工。”

张大鹏把茶几上的公司宣传画册，递给马淑秋和小刘各一本。他们翻看着，不时啧啧作响地赞叹着。小刘伸着脖子，好奇地看着落地窗户外面的城市。张大鹏显然注意到了他的好奇，笑着说：“来，我领你们看看。”

张大鹏把母子俩领到阳台上。站在阳台上，春风拂面，心旷神怡。那是大黑山，那是星海湾，那是市政府，那是港湾广场——张大鹏不时给他们指点着远近的风景和著名建筑物。他指着远处的一片红屋顶说，就是我们企业盖的房子，叫作渤海明珠，不谦虚地说啊，这可是咱们渤海最高档的楼盘啦。

“妈妈，你也来看看啊。”小刘说。

马淑秋趋前一步，往下扫了一眼，便马上退了回去，离栏杆远远的。她说：“我不行，我看着头晕。”

小刘抓着栏杆，身子兴奋地往外歪斜着。马淑秋在后面拽着他的衣襟，紧

张地提醒着：“注意安全啊！”

“喜欢这个城市吗？”张大鹏问小刘。

“嗯。”小刘点下头。

“今后有什么打算啊？”张大鹏又问了一句。

“什么打算？”对这个话题，小刘显然没有心理准备。

张大鹏把头转向马淑秋，说：“大姐，你就让小刘跟我干吧。”

他的话几乎吓着马淑秋了。马淑秋愣了一下，一把拽过小刘：“赶快谢谢张总。”

“谢谢张叔叔。”小刘的右手掰着左手，左手的关节发出嘎嘎的声响，好像随时准备上阵一样。

“以后叫张总。”马淑秋纠正道。

“在外人面前，叫张总。没人的时候，就叫张叔叔吧。”张大鹏夸奖着小刘，“这孩子挺好，机智勇敢，我看很有发展前途。”

“你让我们怎么报答你啊？”马淑秋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

“大姐啊，我们是结了对子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做好了，我脸上也有光嘛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就不要客气。”张大鹏爽快地说。

静谧的病房里，只有张大鹏一个人在做透析。

从窗口看得见外面绿油油的树梢。浓阴里的知了正在此起彼伏地鸣叫。一只麻雀倏地落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左右看了几眼，轻巧地跳了几下，啄了几下，然后扑棱一下飞走了。

现在，张大鹏每周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透析。一周三次，风雨无阻，跟上班一样。透析的过程是安静的，不痛苦，不难受，甚至没有一点感觉。但是，就是这种没有感觉的感觉，让他觉得不安甚至恐怖。他感到生命像一个无声的沙漏，正在被蚕食、被掏空，而且是那种稳定、耐心和持久的掏空。少喝水、少吃肉、少吃鱼、不能喝酒、节制房事……生活突然增加了许多的限制和枷锁。普通人的正常生活，在他眼里都成了奢侈和享受。病情就好像一把耐心的刀子，一点一点地往他的肉里捅着。

关于肾源，从徐知微和高建文那里，依然有零星的消息传来。但是，不是年龄不合适，就是身体状况不行。即便是身体和年龄都合适，还得看配型……RH阴性血就像一个套在张大鹏头上的紧箍咒，而且越来越紧。

5

郑军是张大鹏的专职司机，但是，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张大鹏的保镖。

这倒不是说大郑有多么健壮。事实上，他只是身材比小刘高一点，但体形却比小刘单薄了许多。他常年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，嘴里嚼着口香糖，细长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，头上总是打着许多发胶，发丝一绺一绺地箍在头上，坚硬发亮，像戴着黑色的钢盔。

小刘上班的第一天，张大鹏就把他交给了郑军。

小刘跟着郑军，来到了一座气势非凡的大楼跟前。大楼门脸豪华，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巨大的外国武士铜像。大堂非常辉煌，吊灯从高高的天棚垂落下来，像一根闪闪发亮的巨大麻花。小刘觉得这是一家大酒店了，但是，拐了个弯儿，推开一扇门，雾气弥漫之中却出现了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人……小刘知道这是澡堂子了。城里管这儿叫桑拿。

小刘从来没有洗过这样的澡。单是洗发精就有一溜，沉甸甸的，你想用哪种就用哪种，你想挤出多少就挤出多少……当然了，更精彩的节目是在休息大厅。大厅像俱乐部，像大礼堂，里面也不是座位而是躺椅，每一个躺椅的前面竖着一台液晶电视。无数的小姐像挡车工一样在躺椅中间穿梭往来，提供着从头到脚的各种服务。光是一个脚，就产生了那么多的科目——按脚、刮脚、修脚、捏脚、芦荟泡脚什么的……嘿，这哪里是洗澡啊？！

冲完澡了，搓完灰了，按完脚了，采完耳了，小刘躺在宽大松软的躺椅上，浑身松快得像长出了翅膀。郑军扬起胳膊，在空中打个响指，于是领班就过来了。

58号在不在？郑军问。58号今天休息。领班说。郑军想了想又说，19号呢？今天真凑巧了，19号也休息。领班说。靠，你怎么不休息啊？郑军有点不高兴了。领班蹲伏下来，凑在郑军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然后招呼来一个小姐——样子娇小玲珑，说话是南方口音。郑军歪着头，左左右右看了看，冲领班点了下头。

安排完自己，郑军又安排小刘了。小刘嘟嘟囔囔地说，我想在这里看电视。郑军说房间里有电视，说罢，让领班把按摩小姐全叫过来，让小刘自己挑选。小姐们来了，齐刷刷地站着，穿着轻薄的低胸连衣裙。小刘躺在那里，面

对着一溜裙摆和一排膝盖，臊得不敢抬头，便随手指着最近的一个小姐说，这个吧。

拐来拐去，进了按摩房间，小姐换上洁白的床单，操起电话，跟小刘说，请问先生做什么按摩，我要报钟。都有什么按摩呢？小刘问。我们这里有美洲风暴、浪漫法兰西、西班牙风情、日式指压、泰式按摩和一般的保健。小姐一张嘴就嘟噜出一串的服务项目。小刘只记住了最后一个，便说，就保健吧。

报完钟，小姐就一捏一捏地给小刘揉胳膊。刚揉了两下，小姐突然说道，我们才推出一个酬宾优惠，烈焰红唇，才388元，先生不试试吗？

这是一个让小刘害怕的数字，更为可怕的是，小姐的一双手开始往小刘的大腿根儿上使劲儿了，嘴上继续说道，反正是郑老板请客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

郑老板？小刘想了想，觉得她说的一定是郑军。

小刘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，虽然他想从容一点、镇定一点、老练一点，但是事与愿违。小姐伸手抚了一下他的身体，笑着说，不许调皮啊。

这时，小刘已经忍不住了，他一下子弹了起来，像被人追杀一样逃出包房。直到躺在躺椅上，他的心脏依然扑腾扑腾地乱跳。他赶紧打开电视，胡乱地转换了几个频道，看了一会儿歌舞表演和足球什么的，心头才渐渐平息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郑军游游荡荡地出来了，关心地问，怎么样？小刘连声答道，挺好挺好。说着还很疲劳地伸了一个懒腰。

如果说桑拿洗得像长出翅膀一样的话，那么过了一会儿，连翅膀都换成新的、名牌的了。洗完桑拿，郑军便领着小刘进了商场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当他们走出商店时，小刘已经从头到脚地改天换地了。

小刘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地焕然一新呢。一身藏蓝色的西装，里面是雪白的衬衣和枣红色领带，脚下蹬着崭新的皮鞋。看得见的换了，看不见的也换了。裤衩袜子腰带什么的，统统都是新的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就像看着另外一个理想中的自己，小刘觉得那是抖擞了的自己、升华了的自己。

小刘知道，这时候该说点感激的话。他刚一张嘴，郑军就说了，我这是在完成老大交办的任务，要感谢，你就感谢老大。

郑军拍拍小刘的肩头，鼓励他说，跟着老大好好干吧，有吃有喝，前途无量。

小刘感激地说，你就当我师傅吧。

哼，现在哪还有叫师傅的？这是民工之间的叫法嘛。郑军撇撇嘴，显然对这个建议极不感兴趣，我是集团办公室的主任助理，再说我比你大，你叫我郑